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中国小说十讲>>

13位ISBN编号：9787309037739

10位ISBN编号：7309037731

出版时间：2003-10-1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德威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名家专题精讲》以小说为重点，探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面向；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
由“除魅”到“招魂”，《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名家专题精讲》借这一论式叩问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学间复杂的对话关系，如国家神话的生成、文类秩序与象征体系的重组、“史学正义”与“诗学正义”的辩证、群众与个人主体的还乡团动，还有更重要的，时间、书写、欲望、记忆所构成的叙事网络。

作者简介

王德威，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在学东亚系丁龙讲座教授。
著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散论》、《众声喧哗：三〇与八〇年代的中国小说》、《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二十家》、《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

书籍目录

序：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1 虚张的正义——《三侠五义》与《老残游记》新论2 罪抑罚？
3 革命加恋爱——茅盾，蒋光慈，白薇4 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5 此怨绵绵无绝期——张爱玲，怨女，金锁记6 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7 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Ⅰ：海派文学，又见传人8 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Ⅱ：香港的情与爱8 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Ⅲ：老灵魂前世今生10 魂兮归来

章节摘录

女性主义者就此可以大作文章。
我的着眼点是欧阳予倩如何运用剧场观念，来凸显传统公义的不足。
在剧中第五幕的高潮里，武松正要把潘金莲开膛剖胸，奠祭武大时，金莲不为所惧，反历数自幼的不幸遭遇。
她谋杀亲夫，固是事实，但张大户、武松等一千她生命中的男人，才是造成悲剧的真正祸首。
武松闻言怒不可遏，就要挖她的心祭兄，潘却回说：“ 我的心早就给了你。
”　　欧阳子倩的潘金莲与其说是个嫌疑犯，不如说是被害人。
当武松的利剑刺入她胸中时，金莲的控诉似仍萦回我们耳际。
传统公案剧很少见到两造辩论的场面，更不提被告挺身纠举原告的罪状。
罪与罚在此几乎要主客易位了。
但欧阳最可称道的是，他将剧场化为铺陈、辩论公案的所在。
传统那断案如神、公正严明的青天大人不复得见；潘金莲痛诉男性压迫时，她的听众不可能是台上的人物，而应是台下的观众。
超越了千百年的时空距离，她是在向20世纪的观众喊话。
欧阳予倩仿佛把戏院改换成法院，让观众成了明察秋毫、洗雪沉冤的判官。
　　《潘金莲》因此堪称是五四后，作家重新想像纸上公义的重要实验。
欧阳予倩不仅打破以往公案剧的成规，也质疑传统(男性是尚)的法律效应。
不仅如此，在一个剧变的时代里，他更向既存的律法机构，提出挑战。
舞台不再只是虚构人生的所在，而可以成为种种道德公理资源的角力场。
如下文将述的，这种新的剧场正义机制，挟着充满演出意味的罪、罚形式，将在未来文学及政治实践里，一再显现其力量。
　　在白薇的《打出幽灵塔》里，另一出“ 吃人 ”的家庭悲剧正要上演。
主人翁荣生——奸商地主兼鸦片走私者——强迫养女月林嫁他为第八名小妾。
月林已爱上荣生之子巧明，抵死不从。
神秘革命女子萧森出现，赫然认出月林是自己当年被富户诱奸后，产下即托给他人抚养的亲生女。
月林真正的父亲——也就是诱奸萧森的富户——不是别人，正是要娶她为妾的荣生!　　我们当然可指摘《打出幽灵塔》的缺点：人物平板、故事煽情，对话夸张之至。
但正因为此剧显得如此的生硬“ 不自然 ”，反而大有看头。
白薇本人即是充满叛道精神—的新女性。
她写作《打》剧，意在批判传统社会仇视轻贱女性的(misogyny)情结，但也不放过左翼革命中类似倾向，这的确是暴力泛滥的一出戏。
强奸乱伦、暴动谋杀、革命反革命的情节此起彼落，但最恐怖的好戏还在后头。
　　这出戏的主要象征是荣生自一寡妇处夺来的“ 幽灵塔 ”。
这座塔谣传鬼魂出没，实为荣生用来幽禁女性、一遂兽欲的监狱。
白薇很有可能受了鲁迅的影响；她剧中曾明白指涉鲁迅那篇有名的《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于1926年)。
鲁迅以白娘子被永镇雷峰塔的传说为例，痛斥父权社会压抑女性情欲的残酷。
而雷峰塔的倒塌，适足象征自然的正义终究凌驾(男性)人为的正义。
在戏里，白薇不只让幽灵塔成为人人谈之色变的禁地而已，更进一步透露荣生才是装神弄鬼的真正“ 幽灵 ”。
他压迫女性，也压迫自己的儿子，但在外头却是个假冒伪善的社会栋梁，以　　及阻挠革命的反动奸商。
当荣生的儿子巧明坚持向父亲表明非月林不娶时，荣生一枪杀厂自己的儿子。
与此同时，地方革命活动也因荣生的阻挠，岌岌可危。
　　对白薇而言，荣生的罪恶滔天，不用最决绝的手段不能遏止。

她安排女革命者萧森再次出现，向荣生揭露月林的真实身份。
荣生气极，举枪要射杀萧森，月林为扩母亲，持另一把手枪还击。
枪声响起，父女双双死在对方的子弹下。
这场乱伦加逼奸的暴行，以弑父及杀女突告结　　束。
在弥留中，月林依偎着刚刚相认的母亲，语无伦次地数说不幸的一生，可悲亦可耻。
　　左翼评者曾大力夸赞《打出幽灵塔》的(女性)解放精神。
的确，剧中的地主与贫农，男性与女性，长辈与晚辈的斗争，真是惊心动魄。
女性主义者也可提醒我们剧中母女／姊妹的关系，何其亲密。
但白薇的视野不应为此所囿。
萧森致力革命，其实无暇顾及女儿下落；而剧中其他革命分子，显然也为各种因素牵累，难称智勇双全。
更重要的，女主人翁月林个性躁郁优柔，并不算是个标准“妇解”典型。
月林与萧森的重逢，是前者以生命换来的，而月林就算逃过父亲魔掌，一样要陷入另一种乱伦的陷阱。
我们记得她的情人巧明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
　　种种政治、伦理、感情的悖违逆流在剧中相互冲击，即使是剧终幕落，仍难纾解。
这使月林临死的疯狂呓语，更有深意。
按照剧本的指示，月林最后的控诉，是向观众发出的，好像只有在另一个时空语境，她的伤痛，才能得到同情与救赎。
疯狂与死亡是解决一切非理性暴力的仅余出路，寻求真理与正义的代价何其惨烈。
在这一方面，白薇确是像鲁迅一样心有戚戚焉。
　　但从(女性)书写与(男性)暴力的角度来看，《打出幽灵塔》戏外有戏。
如白薇自述，此剧原稿完成后，竟为其男性同事强夺而去，据为已有。
现今的版本是白薇凭藉残余记忆，重新补成的。
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与作品的经营保护，何其艰难!最后，《打出幽灵塔》无论是人物或情节，都让我们想到曹禺的成名作《雷雨》(1932)。
《雷雨》使曹禺一炮而红，且被视为中国话剧史的新页。
白薇也许不如曹禺有才，但《打出幽灵塔》的戏剧张力及话题性绝不在《雷雨》之下。
她之不受重视，除了幸与不幸的运气外，恐怕也是女性与男性遭遇“必然”有别的例证吧。
　　但是蒋光慈的大名主要是因为他一系列有关恋爱与革命的作品。
1927年的《野祭》就是一例。
《野祭》的主角陈季侠是个年轻的革命作家，他既爱美丽纯洁的郑玉弦，也对朴素独立的章淑君情有所钟。
经过一番挣扎，他选择了郑。
章在失望之余，把感情托付给革命：“我想这样地平淡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倒有味道些。”革命爆发，郑玉弦竟离开了陈季侠，与此同时，章淑君遭到逮捕枪毙。
在小说的高潮，陈季侠独自朝向大海，奠祭章淑君，并且发誓要继承她未竟的事业。
　　今天看来，《野祭》的情节真可谓是陈腔滥调。
但是蒋光慈之所以能引起注意，乃是因为他能在传统三角恋爱当中，加入了第四个元素：革命，因而使得小说增添了复杂的辩证向度。
对这三个恋人来说，革命既是他们发展恋爱的前提，也是结束恋爱的理由。
革命既魅惑人心，　　也充满毁灭力量，经由革命，三位恋人终于认清什么才是他们“真正”的最爱。
郑玉弦惧怕革命，因而放弃了她的情人。
章淑君为了一份无望的爱，转而投身革命，竟以死相许。
经过这番感情洗礼，陈季侠才了解献身革命就像献身爱情一样。
只有透过革命，他才能偿还章淑君对他　　的爱，才能超越他失去章的痛苦。

蒋光慈把革命描写成这群年轻男女的欲望试金石。
女性主义者当然可以指出两位女主角只是次要角色，她们的存在不过是为了促进陈季侠的政治觉醒。
但我所要指出的是，革命与恋爱这两项观念从此获得对等地位，被端上台面，成为五四运动后，年轻一代“情感教育”的信条。
《野祭》的成功，激起了一波波“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创作风潮。
丁玲的《韦护》，巴金的《爱情三部曲》，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白薇的《炸弹与征鸟》，茅盾的《蚀》等都是此一风潮下的产物。
到了1930年，蒋光慈的名字已经成为“革命加恋爱”的代名词。
他的另一本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自1930年出版后，一年当中就重印了六版。
这本小说的背景设于1927年大革命之后，主要描写女革命青年王曼英的堕落、重生，还有她与两个男人之间的三角恋情。
王曼英本来是个学生，后加入革命的行列。
共产党在上海的惨败粉碎了她的信仰，使她陷入了虚无与绝望的深渊。
她自甘暴弃，变成一个妓女。
她声称：“与其改造这世界，不如破毁这世界；与其振兴这人类，不如消灭这人类。”王曼英用她的身体，毁了一个又一个男人；她嘲笑他们的虚伪，挥霍他们的财富，不过，她同时也发现自己感染了梅毒。
投身卖笑生涯之前，王曼英有两个追求者，一是柳遇秋，另一个是李尚志。
她喜欢的是柳遇秋。
但是革命过后，柳背叛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投身反动阵营。
李尚志则对王曼英和革命始终无怨无悔。
小说的情节至此，读来几乎就像是《野祭》的翻版。
但使《冲出云围的月亮》截然不同的是，蒋光慈把革命的失败与性欲的堕落、思想的缺陷与爱情的“疾病”相提并论，构成强烈的对比。
蒋笔下的年轻人为一股叛逆力量所驱使，追求革命与爱情两方面的满足。
然而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这股驱力只能展现出负面的结果。
诚如蒋光慈所看到的，当革命者莫名的怨怼与动摇凌驾于革命的憧憬之上时，爱情也必随之退化成了穷斯滥矣的杂交。
王曼英之所以会感染上梅毒，与其说是她在情感上放浪无羁的下场，更不如说是她在意识形态上的缺陷。
我们应该还记得在茅盾的《追求》里，女主角章秋柳也是因为与她的革命同志史循发生关系而染上梅毒。
本文的第二部分将会讨论这两个梅毒案例及其异同之处。
在此我所专注的，是茅盾与蒋光慈两人不同的叙事角度。
茅盾采取的立场是置身事外，冷冷地看着章秋柳的堕落，但是蒋光慈却觉得他有义务干预其女主角的命运。
所以小说发展到中途，王曼英过去的恋人李尚志及时出现，并对她伸出援手。
王曼英因为自惭形秽，拒绝了李，并且想要寻短。
然而就在她前往自杀的途中，隐藏在人性中的那股原始力量唤醒了她，使她决定要到工厂工作，重新开始人生。
就在此时，她也得知她的梅毒实际只是医生的误诊。
换言之，她再度得到了追求爱情与革命的能力。
小说的结尾，王曼英与李尚志终于团聚。
用她自己的话说：“亲爱的，我不但要洗净了身体来见你，我并且要将自己的内心，角角落落，奸奸地翻造一下才来见你呢。
……群众的奋斗的生活，现在完全把我的身心改造了。
哥哥，我现在可以爱你了。

”　　蒋光慈的评论者早已注意到他作品里不健康的吸引力。
1932年，瞿秋白批评华汉(阳翰笙，1902一1992)的《地泉》，将之视为“革命的浪漫谛克”的例子。
在瞿秋白看来，华汉是站在自欺欺人的基础上，调制了一个革命与恋爱互相混杂的世界，并甘心让浪漫的情怀蒙蔽了现实世界。
华汉的问题其实皆源自蒋光慈，因为他继承了蒋小说所有的特色。
就此，我们不难想像瞿秋白对蒋光慈的态度——如果蒋不是死得太早的话。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书以小说为重点，探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面向：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动力，不论在实证或叙事层面，都以“除魅”为主轴。
在革命与启蒙的号召下，传统与现世中的价值信念倘若不够清明正确，无不被打为魑魅魍魉、牛鬼蛇神。
而文学，尤其是小说，往往被赋予揭露黑暗、启迪蒙昧的功能。
时移事往，一个世纪的现代经验却见证了历史的迷魅非但除之不尽，反而以最沉痛的代价，辗转回到我们身边。
而文学与其说是印证了历史的独一无二的理性逻辑，不如说提醒了我们潜藏其下的想像魃域、记忆暗流。
游走虚实之间，文学将我们原该忘记的，不应或不愿想起的，幽幽召唤回来。
就其极致，这样的文学可能就是一种迷魅的演义；它甚至点出现代历史除魅冲动的本身，已经预设了新的造神欲望，也已经是一种迷魅。
借着这一论式，本书触及历史与文学问复杂的对话关系，如国家神话的生成、文类秩序与象征体系的重组、“史学正义”与“诗学正义”的辩证、群众与个人主体的互动，还有更重要的，时间、书写、欲望、记忆所构成的叙事网络。
所征引的例子，从19世纪的《三侠五义》到后现代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不一而足。
大题小作，以偏概全，但无碍我们探讨一百五十多年以来，我们曾如何构思历史、书写文学的起点。
一般所见，常以历史为过往人事的纪录，真实(甚或真理)下言门明的指针；相对的，文学则以虚构为能事，纵然触及史实，也不免平添玄奇幻想的因素。
这样的二分法其实掩盖或误导了文学及历史叙述中的诸多交会点。
近年西方评者从怀特(Hayden White)到福柯(MichelFoucault)，从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到德曼(Paul deMan)，已从各种不同角度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出新解。
在他们的眼中，历史或为庞大的叙事符号架构，或为身体、知识与权力争逐的场域；文学或为政治潜意识的表征，或为记忆解构、欲望掩映的所在。
这些评者立论的立场容或不同，但对历史何所本，文学何所为的探讨，却都有深刻关怀。
而回顾传统，我们了解中国史学与文学问的互动因应，其实源远流长。
司马迁以《史记》开创叙事文类的先河，杜甫以个人的吟咏兴寄铸成“诗史”，只是最明白的例子。
然而在经过了20世纪后，我们才赫然发现，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复杂纠结，较诸以往，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一名为“现代”的世纪里，历史既是被打倒对象，也是被奉祀的图腾；文学既是改造国魂的利器，也是随用随弃的工具。
从20世纪初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兴一国之小说”的宣言，到世纪末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文学从业者介入历史的激情(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幻灭)，未曾或已。
与此同时，历史所留付的文学纪录更令人深思：历史的运作与诠释何以如此不可思议，以致一如虚构?而文学创作何以如此迫近现实，以致以放弃想像的自由为代价?　　历史的迷魅，文学的记忆：检视百年现代文学经验，毋宁让我们充满感喟。
惟有承认历史神圣性的解体，文学阐释权的播散，我们才能以更谦卑的态度，面对萦绕历史周遭的迷魅，挖掘文学表象之下的记忆。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总已不断地在重写文学史，但这一回，“重写”的意义不是再还原真相，而是写出真相的种种拟态；“文学史”的目标不仅是对文学史料作实证叙述，而是正视文学虚构的本命，以及由此所折射的历史光影。
……

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名家专题精讲》经由探勘历史废墟、记忆迷宫，我们才能铺陈现代及现代性的洞见及不见，也为下一轮历史、记忆的建构或拆解，预留（自我）批语空间。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